

不孝女

醫學系三年級 吳若玄

凌晨四點，尖冷的鈴聲劃破空氣中凝滯的薄膜。她的心頭一震，即使明知這遲早要發生——大約也就是這兩三天吧——她依然感到措手不及。電話另一端的聲音有些焦慮不安，她聽著聽著，幾乎以為是自己即將被宣判死亡……可她沒有時間發愣，只匆匆換上衣服、叫了台計程，一路奔向醫院。

自結婚以來，她鮮少見到母親。

在嫁進夫家前，她就知道自己的生活會完全改變——現在她成了別人家的人，必須遵守那兒的規則。在這樣鄉下的地方大家，一切都很傳統：一個好妻子要無條件扶持丈夫，讓他除了工作沒有後顧之憂；一個好媳婦要服侍公婆，粗活與脾氣是不能讓老人家受的；一個好的家庭份子，自然要愛家奉獻、不該有所保留，最好是什麼都能自己扛……。

最重要的，是以前在娘家享有的自由、寵愛、任性……那些「女兒」才有的待遇和性子，全部都要收起來——這是規矩，是傳統的好媳婦的美德，是在這個屋簷下世世代代的女人都要做到的；就如她婆婆為人媳婦的當年、婆婆的婆婆作媳婦的當年一樣。唯一的差別，大概只是她堅持著工作不能放下；她要守護自己「現代新女性」的價值、在這沒有自我的夫家中唯一的尊嚴，即使婆婆曾對她說：一個好女人是沒有辦法既工作，又做好家事、帶好孩子的。而保有這樣「權利」的代價，就是即使朝九晚五、身懷六甲、心力俱疲，要做的家事也一樣不能少；當然，孩子的事依然要由她操心，老公的心情依然要管理，照顧公婆也應不遺餘力……。

母親曾問：「這樣不累嗎？」不，這確實是累人的。於是，每當有了什麼壓力與沮喪：或許是受不了家事工作操勞、或許是受不了婆婆的脾氣，或許是與老公吵架、或許是小孩不懂得體諒她的辛勞……她總是告訴電話另一端的母親；也只有母親的面前，她永遠是那個小公主。也許在這個地方面前，她得時時對別人彎下腰；有時她覺得自己像在扮演卑微的僕人，只為了不要被人家說是不盡責、不孝順、不夠格的媳婦……。可這些委屈、這些心酸，她知道母親能夠懂：儘管嘴上叮囑著她不要太傲、要聽長輩的話，她知道，母親一定是心疼她的。

而說來也是時光飛逝。深埋在夫家生活的苦悶與委屈中，一抬頭才發現：孩子大了、母親也就老了。十幾年來，她在脆弱時候打了無數通電話回家；只要母親的一句安慰，就能讓她的心再次暖活——她是這麼的依賴母親啊！她從沒有這麼的放心，相信這平淡卻至少安穩的日子，就像母親與她之間無可動搖的鍵結一般，會一直這樣過下去。

十幾年來，在電話線上的安逸，卻成了兩人間最遙遠的距離——自結婚以來，她鮮少見到母親。

長廊顯得蒼白，她有些緊張，不確定是因為面對死亡、或是許久未與母親如此靠近。最後一次下苗栗，是過年期間的事——好像就是自那時開始，母親決定放任一頭白髮長長。印象中她那時仍有朝氣的：還能陪著難得被女兒帶回娘家、興奮無比的兩個小孩子鬧；能替大家做晚飯、炸年糕、忙進忙出……。腦袋轉著，也不過十個月前的事，她竟無法銜接記憶中健康的母親，與幾分鐘後將要看到的、想像中蒼老的那張臉孔。

將走一條走廊的時間拉到最長，她顫顫的走入病房。空間雖小，膨脹的空氣卻推擠著房裡每一個人——包含身子攤在床上、靈魂已經半離去的母親。「妳要不要和她說說話？我們都想她是不是在等著你來，才能堅持到這時……。」妹妹是個與她不同女人，自從決心留在父母身邊、終生不嫁，就一手挑起老父老母的生活起居——連著那住在台北、總是忙碌的大姊的份。此時，妹妹是病房裡的主宰，每一句話都鏗鏘有力。她拉了把椅子坐下，看著母親鼻息微弱；她以為自己能表現得得當，一股張力卻無法抑制的從心頭湧上——就好像有什麼堅硬的鍊結，突然被人硬生生扯斷一般：「媽，對不起…我來晚了。」

她突然想起，有次受了婆婆的委屈、大半夜的打了通電話回家，母親語帶心軟、卻仍耳提面命：「不要讓人家覺得我們沒有教好妳了，嫁出去了，有什麼事要以公公婆婆為先、不要總想著跑回來，知道嗎？」她明白，母親是從來不願與兩個女兒分離、從來不願她們難過的——那些話由一個母親口中說出，是最大的愛、也是最深的寂寞。握著母親的手，她才發現，皺紋與乾燥竟然在那雙替自己梳頭、做菜、縫補婚紗的手上，刻得這麼深。她想起母親總是堅持衣服手洗得好，就像婆婆總要求她用手洗一樣；可是家裡沒有了她、母親是不是得自己做這些粗活了？

她頓時意識到：這麼久以來，她與母親之間，也就只是在夜裡告訴母親一聲、自己有多麼想念她——然而，她又為了母親做了什麼？她甚至沒能在母親生病時馬上發現，沒能在病情惡化前多回回家；沒能在眼前這生命凋零之際，讓母親親身體驗，這麼久以來公公婆婆教會她、所謂一個「好女兒」該做到的照顧與陪伴……。這麼久以來，她才發現自己是個不及格的女兒——她做了別人的好媳婦這麼久，卻

還沒有當過母親的乖女兒啊！

「媽，妳是不是覺得我很不孝…？」她看著幾乎停止起伏的心電圖，知道自己恐怕永遠得不到母親的回答了。

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她從小就懂得這句話，知道盡孝要趁早；然而，這樣親身的奉養與陪伴，真的是她能選擇嗎？

她知道，自己絕不是唯一一個不孝女——這個家、這個村、這個社會上，總是有這麼些女人的：她們自結婚、踏入他人屋簷下，每天忙進忙出、試圖作為一個「好媳婦」——讓公婆開心、讓父母驕傲、讓自己好過。直到某一天，她們才開始疑惑：花了大半輩子，她們竭盡心力服侍照顧的，竟是他人的父母；對待養護自己成長的親生父母，卻似乎未曾做到如此孝敬順從、也不曾有時間悉心照料……她知道，自己也是這樣的女人。而這樣的自己，究竟是孝、還是不孝呢？

母親過世也有幾個月了。有些時候，當她覺得疲累、覺得滿腹苦水，還是會在心中偷偷的想起母親。她還是想知道：是否在自己沒能陪在身邊的時刻，母親也曾有過埋怨、有過失望，覺得她是個不及格的女兒？而每當這種時候，看見自己身邊那個男人——那個一路由少爺當到現在成了老爺，從不需與父母分離、不需負擔這些期待、也不被如此要求去照顧長輩的男人——她也禁不住要想：你這好命的男人啊！我若真是不孝女，你這難道就不是不孝嗎？